

冬 琴 著  
短 篇 小 說 集

# 在宿舍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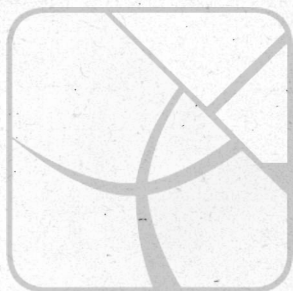
而今出版公司



# 洪天賜教授捐贈

## 在宿舍里

冬琴



而今出版公司



## 目 次

回到集体中来	一
我变了	六
故 乡	一一
在宿舍里	一六
揭穿阴谋	二二
车祸之后	二八
车间半年	三五
附 錄	
談「在宿舍里」一文引起的爭論	四三
重妥的問題在於学习	四七
后 记	五四



## 回到集體中來

星期六的晚上，六七个年青人坐在玉兰的客廳里，議論着阿强的事情。

「这种人不用管他，」未發最不滿阿强的作风和表现，一提到阿强，就像机关枪一样，大声的说：「以前一直说我们的坏話，说什么这个集体是垃圾堆里的集体，现在管他去死，让他尝尝孤独的味道！」

「是呀！」丑鹏附和着说：「他这种人如果可以做朋友老虎都可以拿来做枕头！」

这下子，大家可给他说得笑起来。

「不，」丑明紧接着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对待他，他的本质是好的。」

「想起以前他说我们的坏話，我就气煞！」未發还是憤憤的说。

「你这样就不对了，」玉兰推了推眼鏡，向未發说道：「我们怎能因为他罵过我们就不睬他呢！」

「是呀！」丑明说：「那时只不过是 he 一时胡塗，犯了錯誤，只看到集体的缺点，却没有看到集体的优点。只委大家多接近他，还是可以把拉回来的。」

「对！」玉兰也同意丑明的看法：「我们对待落后和犯錯誤的朋友，不是輕視他，疏远他，而是接近他，团结

他！」

其餘的人也同声贊同。未發和錦鵬经玉兰一说，也觉得自已看問題太片面了。

「我看明天既然妥帮忙阿嫂清理屋前的坊地，就叫他去吧，好么？」玉兰停了一下说。

「也好，」丑明说：「先看看他的表现怎样。」

× × ×

深夜，阿强和衣躺在床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两眼瞪着天花板，本就瘦黃的臉孔，这几天未更显得瘦削了。一本故事書丢在身旁，可他怎会有心情去看呢！翻阅那密密麻麻，一行一行的字，可就不知在讲些什么，脑海里总糾纏着爱人的影子，朋友们關懷的眼睛，集体的对自己的照顧，自己曾經卑視过的朋友，这些都像蚂蚁粘糖般，总甩不闭。

他想起了一年前，自己和阿香搞上了恋爱，於是就脱离了大家，不再和大伙兒一起了。每天就只顧着和阿香溜海边，逛公园。什么集体和理想，早已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可是，晴天一个霹靂，她变心了，再也不回到身边来了。……

「阿强！」，这时丑明正好从玉兰家回来，看見他痴呆呆的，连丑明进来都不知道，就轻轻的叫了他一声。当他听到有人叫他，才驀地望了丑明一眼，丑明笑笑的问他：「在想些什么？怎么还不睡？连衣也不换呢！」

「没什么！」他看見是丑明，又把眼睛望上天花板，

苦澀的说。

「是不是又在想往事？」聿明一边换睡衣，一边问他。

阿强转了一个身，把臉孔朝里，長長的叹了口气：「唉！」

「怎么又在叹气了？」聿明躺在他身旁：「年青人应该朝气蓬勃嘛！多和大家在一起，就不会感到闷气了。」

「我知道，」他翻身来说：「可我心里很难过，很想大哭一场。」

「难过当然是会有的，不过，也不能老是这样呀！既然她变了心，无可挽救了，也就罢了，爱情是不能勉强的，况且，你们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也没有正确的爱情内容呀。」

阿强的爱人是个留长頭髮，爱慕虚荣心很重的女孩子，他俩的爱情基础本来就不好，再加上脱离了大夥，抛开了理想，失去了正确的生活方向，怎能经得起风霜呢！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就跑来和聿明住几天。现在，他万万想不到，集体是这么关心他，怎么对得起集体哟！自己不仅为了搞两个人的小圈子而远离了朋友们，还时常在别人面前丑化集体，故意扩大朋友们的缺点和错误。而现在，朋友们是怎样对待自己呢？

「明天，妥不妥和我们一起去阿嫂那边？」聿明看他静静，就试探试探问他。

「去做什么？」

「帮忙阿嫂打扫打扫，来发他们都希望你也去。」

×

×

×

由于昨晚迟睡了些，当歪明和阿强来到阿嫂的家，玉兰他们已经在整理工具，准备动手。一看见歪明和阿强来到，就说：

「快来吧，趁早上做完它！」

歪明拍拍阿强的肩膀说：「幹吧！」

七八个年青人抱着为别人做事的心，动起手来了。搬的搬，抬的抬，挥锄拔草，哼哼唧唧，好不热闹。阿强也不停地挥着汗，拔草锄地。

看到阿强埋头于工作，还间或和大家讲些笑话，瘦削的脸孔再也不忧郁了。大家都非常兴奋，高兴拉回了一个伙伴。集体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呀！

×

×

×

「阿强，今天高兴吗？」在回家的路上，歪明和阿强并肩走着。「是不是，跟大家在一起，就不会有个人的烦恼了。」

「是的，」阿强摸摸被太阳晒红的脸孔说：「以前为什么我会看不到集体的好处？」

「那也没什么，」歪明趁机想打通他的思想：「年青人如果在恋爱问题上犯了错误，会被错误的爱情弄昏了头脑，忘了集体，走向邪路。只委我们时刻警惕，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就不会迷失方向了。」

「……」阿强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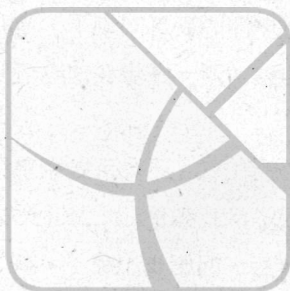
「你以前说我们有很多缺点是对的，只委是善意的批评，我们都会接受。不过，只看别人的缺点而不看优点，

那就不对了。看问题要一分为二嘛！」

阿强微笑着回头望了丑明一眼，点点头。

天空飘过一片白云，太阳露着笑脸，看着两个年青人  
迈步在大道上。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



## 我變了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我从小就生長在乡村里，每天四五点钟起身，燒飯，洗臉刷牙，然后騎着铁馬到离家整五哩的膠园去割膠，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是这样的渡过去了。那时，我不懂得忧愁什么，煩惱什么，十六七岁的我，在媽媽身旁渡过了我不祇幸福的童年。

有一天，住在星洲的哥哥回来了，当我从膠房回来的时候，他正跟媽媽談着話，好像在議論着我吧，只听他说：

「……割膠沒有出息，不如送她到星洲去学手艺。」

媽媽听哥哥说要送我去星洲，臉上露出感伤的神情。是呀！自从哥哥走后，姐姐也出嫁了，剩下我和媽媽俩人相依为命，早上我去割膠，媽媽在菜园工作。现在，要我离開媽媽，说什么我也不愿意。

「媽媽呀！妳千万不可答应他呀！」我心里着急，可又不敢说出来。

不久，媽终于说不过哥哥，答应我去星洲了，我心里虽然老大的不愿意，但星洲这个地方自有其吸引人之处，每每过年过节，总是有許多人从星洲回到乡下来，看着那些神气活现，穿著时髦的男男女女，可叫我这个土头土脑的乡下姑娘羡慕死了。呵！我对星洲是多么嚮往呀！

終於这一天来了，离闲媽在我是很悲伤的，但这种悲伤的感情总敌不过对星洲嚮往的心情。於是，隨着哥哥，坐着汽船，来到了我仰慕的新加坡。

新加坡，这个繁华的都市，曾使我編織过不知多少的美梦，今天，来到了，来到了我日思夜想的地方。那些高楼大厦，那些紅灯綠光，都使我張大了眼睛，拉長了颈項；那些七彩廣告画，那些……使我眼花撩乱，目不暇給；長龙般的汽车，总使我心惊胆顫，我战战兢兢的跟紧哥哥，总怕跟不上。

在哥哥家里住了一天，第二天来到了一间洋服店的门前，从此，我的学徒生涯开始了。

这里的姐妹有十多个，大多留着長長的秀髮，纖長的指甲，有些还显出紅艳艳的顏色（当时我不懂得是涂上了彩油）身上穿着的是短短的衣裙，露着雪白的大腿。在这里，我感到侷促不安，望望她们，再看看自己，短短的头髮，粗大的手，長及膝头的蓝色裙子，脚上穿的是圓头的鞋子，山芭佬的原形，完全暴露在她们的眼光之下；我悔恨，悔恨自己为什么这样「十八世紀」？为什么不叫媽媽也買些好布料做些新型的衣裙給我？

同姐妹们工作了一段时候，渐渐的混熟了，下午六七点鐘收工后，梳洗打扮，出街遊逛，是我们每天的节目，看戏成了我最喜欢的娱乐，虽然当初戏里的情节，很使我臉紅，久了，也就視若便飯了。

时光在流逝，我的头髮也隨着时间，留長起来了，我的服装，我的装扮，作风，习惯，也隨着时间的脚步，慢

慢「前进」。我骄傲，我感觉到自豪，感到兴奋，高兴我在短短的时间内，赶上了「时代」，我再也不是一个「落伍者」了！

晚上，当我步入梦乡的时候，好像回到了家乡，媽媽佈滿皺紋的臉孔，露着高兴的表情，我想她老人家一定是为女兒能求「上进」而骄傲吧！乡下佬（我现在已是城市人了）也露着羡慕的眼光，於是，我轻飘飘的，提着精美的手提袋，招搖过市。你看！旧时的伙伴不是瞪着眼睛在看着我么？哼，看到她们「古老石山」，粗粗俗俗，大手大脚的山芭妹，就令我感到讨厌！

我一边工作，一边拚命学习时髦的东西，工作虽然不怎么轻松，工钱虽然低得可怜，但我还是努力争取时间，省吃省用，尽量做到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在乡村的苦命媽媽，也渐渐的从我脑海里消失了，哥哥忙于工作，也不经常来看我，我现在已成了冲破牢籠的鳥兒，展翅飞翔！我好像百灵鳥那样在高空中高歌。

日子过得真快，我渡过了第十九个生日，这是我的黄金时代呀！長髮披肩，眼若丹凤，鼻下掛着櫻桃小嘴，配上雪白的牙齿，这不是十足的美人兒么？男朋友成天追隨在我的周围，今天是罗柏李請看戏，明天又是米高請吃大餐，我玩得多么高兴呵！然而，姐妹们很少跟我談話了，每每因了爭男朋友，常使我们黑臉相对。老板娘在旁边也总是火上添油。

由于跟同事的不和，哥哥也看我闹得不成样子，于是我进了另一间製衣廠，这间廠可大呀！单单縫衣车就有五

十多架。我是新工，什么都不懂和不习惯，一个剪着短頭髮穿著朴素的英姐（工友都是这样叫她）处处关照我，指导我。总之，凡是应该注意的东西，她都不厌其烦的再三解释。我心里想，这个英姐可真怪，不相熟的竟这样关怀我。因此，她给我的印象很好，有什么事情我也找她请教，她也很乐意和我在一起。

然而，在她们之中，我总是感到约束，不能像以往那些姐妹谈得投机。英姐她们的生活井井有条，没有争风吃醋，不谈时装，不自私自利。吃饭的时候，总把好吃的东西让给别人，生病的时候，总是像慈母般细心照顾。自从离开妈妈后，从没有人像这样的照顾我，关怀我。

可是，长久以来养成的爱慕虚荣，使我对新的姐妹不大谈的拢、她们谈的话有些我也听不懂，什么团结，什么资本家……都使我像鸭子听雷，什么都不懂。

渐渐地，英姐有空闲的时候，就带我去看电影，「屋」曾使我流下了眼淚，「虎口拔牙」使我热血沸腾，其中的「少男少女」给我的印象最深，影片里的一些少男少女不是像我么？啊！我的心灵怎么装进那么多龌龊的东西？我竟在不知不觉中堕落了！我还是劳动人们的女儿？我为过去的生活作风感到羞耻。

以前，我从来不看書，在洋服店的时候，只懂得看戏，聊服装，或者唱流行歌曲，「負心的人」，「淚的小花」闭着眼睛，也可以从头到尾唱他几遍，而现在，跟英姐们在一起，从没听她们哼过什么「負心的人」，只能听到歌唱劳动，向生活的疆场前进，为民众謀幸福的歌曲。

我从未听过这么好听的歌，那些激奋人心的旋律，很使我想大声高唱。我觉得那才是年青人的歌，是劳动人们的歌。

英姐不但在工餘的时候教我唱歌，还时常指导我阅读报章和书刊。今天，我才懂得了世界原来是怎么的广阔，在那阳光普照的东方，人们正在幹着翻天覆地創造最美好的生活的伟大事业；才懂得了在地球的西方，正是恶魔们盘据的场所，而那些恶魔们，正利用腐敗的文化、社会风气，来腐蝕我们，教我们醉生梦死，好让他们平平安安的填满钱袋。呵！我明白了生活的真实面兒，我要高唱，我要大喊，我要做一隻海燕，在狂风暴雨中，展翅高飞，迎接生活的挑战！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九日

## 故 鄉

回到离别了十载的故乡，说不出高兴还是凄凉。几十年的树胶还很整齐的排列着，但已显现着凹凸不平的身躯，说明了胶林的衰老，椰树摇摆着頹長的躯幹，片片綠叶在向人们招手，果实却已沒有年青时候的多了；野花野草佈滿了膠林和椰园，骄傲的吐着濃郁的芳香，似乎还欢迎故人的到来。看着这些景况，心里再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也許悲哀荒涼的感情较为濃厚吧！

到了老家，偌大的一间屋子已剩下了半边，歪歪已是破落了，屋側边的鸡寮早已斜倒在一边。一踏进家，我有说不出的感伤呵！这间曾經怀抱我渡过童年的家，为何显得这么破落凄凉呢？

二嫂割膠剛回来，一看到我，赶忙端椅讓坐，並叫小姪女叫我叔叔。

我慢应了一声，看着她瘦削的身体，就有说不出的怜惜，長期缺乏营养的姪女，被生活压得已不是想像中的活潑天真了。我遊目四顧，牆上还懸掛着父亲生前的遺照；一些我亲手貼上去的壁画，还存着残缺不全的画面。

屋前二哥种的枫树，早已枝叶茂盛了，微风吹来，叶子沙沙着响。我猛然一省，二姪兒阿亮怎么沒見到，忙问二嫂：「阿亮呢？」

「做工还没回来呢。」

「做什么工作？在那里做工？」我忙不迭的问道。

「在昌记什貨店做。」二嫂端来了咖啡，放在桌上。

我不禁想起我的姪兒阿亮来，今年十八九了吧。又瘦又高，臉色並不怎么好看，两隻特大的门牙，笑时总裸露着。为了見一見我所掛念的姪兒，辞別了二嫂，上街坊找他去了。

乡亲们很热情，一路上，我叫着阿伯、阿叔、阿孀、阿嫂，至到昌记什貨店门口，我才鬆了一口气。

「头家，阿亮在嗎？」

坐在柜台前的一个中年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却認不出是我，我却早已看出他就是夏老板来了。

「怎么？不認得我了，老板，真是貴人多忘事呀！」

「哦！原来是你，进来坐，进来坐。」他一面站起来，一面拉了張椅子，接着向后面喊了一声：「倒杯咖啡来！」

「别客气，别客气！」我连忙说。

「好久沒回来了，在那里發財？」他看着我，我也目不转睛的看着他。这个在十年前穿着短裤，推着脚踏车送貨的小老板兼伙計，现在已是坐在柜台前打祿盤的老板了。店面的貨物排列得很整齐，比起其他的什貨店来，真是像阿荅屋比高楼大厦那么不相称了。

他看我直打量他，不回答他的问話，心里似乎不安起来。

「唉！现在生意真难做。只有两个伙計，忙得很。」

他停了停，才说：「您坐一下，我去叫阿亮来。」

「不必！不必！」我很不好意思打扰他，连忙摆着手说，「我跟你去看看就好了。」

他犹疑了一下，见我已站立了起来，只好说：「也好，也好。」

我跟着他，从店旁的一个小巷来到了海边，那里正在起货，两个人正在上上下下的背着一包一包的包头，船随着波浪摇摆着，我真担心那两个背包头的人。

「阿亮，你叔父来找你，停一下吧！」夏老板高声的向着船舱里的一个人喊着。

「呀！他原来在背包头！」我心里不禁叫了起来。

姪兒来到我面前，一边揩汗，一边叫了声：「叔叔，您回来了。」

我拉着他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只觉得我的心脏激烈的跳动。就凭他，这么一个瘦弱的大孩子，就为了生活干起卖命的工作来了。

「怎么你背起包头来了？」我问他，「是什么包头？有多少斤？」

「是绿豆来的，两百多斤。」

「啊！两百多斤？」我忍不住大声喊起来。我愤怒的转过身来，指着夏老板说：

「老板，你怎么能让他背两百多斤的包头？他年纪还小呀！」

夏老板红着脸孔，半吞半吐的指着姪兒说：「没有什么，是他喜欢的。」

「什么？是他喜欢的？」我更加的愤怒，竟想不到一个人为了赚钱，就毫不顧别人的死活。我压抑不住怒火，回过头来对姪兒说：

「是你愿意背包头的？」

「因为背包头才能加工钱，刚来的时候才四十块，现在七十块。」姪兒看到我發怒，有点胆怯。

这是什么話？背两百多斤的包头，一个月仅仅才拿到七十块钱！？

我不曉得如何回到家里，我只觉得我滿肚怒气。二嫂正在磨着膠刀，看我滿臉怒容回来，很小心的问道：

「碰上什么事情了？」

「二嫂，」我尽量压低音調，「您也太忍心了，怎能諛阿亮去背包头，会压伤他的呀！」

「唉！」二嫂才恍然，長叹了一口气说：「我也知道会压伤他，可有什么办法呢？起初我都不曉得委去背包头，后来金大叔才告訴我，我也是很心疼呀！」

「为什么不去找夏老板談清楚？」我的口气已緩和多了。

「誰说沒有，」二嫂反而微有愠色，「他却说若不愿意做，可以辞職，不过树膠就不能諛我继续割下去了。」

现在我才明白，原来二嫂割的树膠是夏老板的，为了生活，二嫂忍痛的諛姪兒去做他所不能負担的工作。刻薄的夏老板就以不諛继续割膠为委脅，这样，就加深了二嫂一家的苦难。

我一时感到愤怒，感到惭愧，我一个穷書生，能为二

嫂做些什么呢？眼看着姪兒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二嫂为了一家，忍痛讓兒子去幹摧残身体的工作。是誰压得二嫂一家这样穷苦呵？

「那么，就讓我把阿亮到S市去謀生吧！总比这里好。」我唯有这样说。

「啊呀呀！讲起去S市做工，我就滿肚火，」二嫂连连搖着手说，「他的哥哥就是去S市做工，不到一年，就变得不成样了，穿衣服委讲究，回来家里总嫌七嫌八，不是说地方肮脏，就是说地方很臭，不到一天，又跑去S市了。现在连家他也不回来了。唉呀！您就别提委去S市做工，万一阿亮也变得像他哥哥一样，那可怎么办好？何况还有这几个小的叫誰帮我照顧？」

我有什么办法呢，大姪兒已隨着腐敗的潮流浮沉了，再也沒有半点穷苦人家子弟的气息了，二姪兒再委到S市去，能保證他不变质么？

看看故乡，只有老人和小孩，年青人兒已跑个精光，都到外地去了。不跑的也是为环境所迫呵！

树膠叶落，滿地枯黃。呵！我可爱的故乡，你早已衰老了，什么时候才能恢復欢笑？

我帶着悵惘的心情离开了故乡，我委心观赏故乡破落的残象。当我坐在车上，路过齐腰的野草时，我不禁心里说了一声：

「再見！苦难的故乡！」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

## 在宿舍里

「嗚……」一阵長鳴，放工的訊号响了，工友们陆陆续续走出鞋廠大门，向着巴士车站跑去，一转眼，车站挤满了人群。人们吱吱喳喳的談个不休。馬路上也走满了人群，一些向东，一些向西，人们向着各个方向走着，三三两两，急着跑回家去。

玉梅收拾好东西，把一些零碎物件胡乱塞进布袋里，也急步的走出廠门，向着工人宿舍走去。她，肥胖的身体，圓圓的蛋臉，配着短短的手和腿，使人觉得她是一个不很灵活的女孩子。她一路走着，一边还在想着今晚應該到小琴家去了，两天沒看到小琴。不知她把钱準備的怎样？她一路盤算，有几个人还没有交上「会」钱，要怎么去催收；一边也想着明天「会」闲标的情景，想想又能赚它几块钱，她笑了，臉孔自然而然兴奋起来。

可是，一踏进宿舍，响亮的歌声就从后面冲涼房传出来，鑽进玉梅的耳朵。她厌烦的把布袋掛在牆上，拿了衣服，一边走向廚房，一边大声的喊到：「喂！快点冲！」

爱冰正唱得高兴，听到一声大喝，伸了伸舌头，赶紧穿起衣服，走出冲涼房来。这时正在煮飯的秀莲转过身来，向爱冰做了一个鬼臉，两人不禁相互笑起来。玉梅却气鼓鼓的冲涼去了。

闲飯了，五个人围坐在方桌旁，一边吃，一边在談談说说，爱冰看到玉梅不大高兴的臉孔，就很小心地问她道：「今晚妥出去嗎？」

「难道这些妳都妥管！」玉梅刚吞下一口飯，没好气的说。

「不妥这样说，」爱冰还是好声好气的，没半点怒意，可坐在对面的秀莲的臉上早已露出不滿的神色。爱冰照旧溫和的向玉梅说：「今晚我们是想到小琴家去，她两天没来上工了，不知为了甚么？如果你没甚么事的话，妥不妥和我们一道去呢？」

玉梅一听，原来她们也妥去小琴家，她倒没話可说了，人家是为了闲怀小琴才去探訪她，而自己是为了「会钱」而去的，说出来也真不好意思。对于爱冰，这个刚来不久的工友，玉梅是无奈她何的。由于玉梅的怪脾气，好多工友都对她的「退避三舍」，又因她时常「起会」，做「会头」，背地里都称呼她为「财主婆」。独有这个从外地来的爱冰，却喜欢常常接近她，说话也总是和和气气，使玉梅对她不能發半点牛脾气。

由於刚才的火气盛了一些，妥馬上叫玉梅緩和下来是很困难的，这好比一枝燒热的铁条，妥使它冷却下来，也妥有一段时候。虽然爱冰尽了最大的忍耐心，不使说话的声音有半点的异样，玉梅却还是铁青着臉，继续吃她的飯。这种情形，倒是見慣了，爱冰和秀莲她们也不觉得怎样，为了团结和教育玉梅，她们是很愿意自己吃点虧的。

丽英把燒得紅通通的火炭，一块一块夹进古老的燙斗

里，还用扇子轻轻的煽着；秀英从房里抱了一大堆衣服出来，放在面盆里喷着水，两个人同时向着走到门口的爱冰和秀莲吩咐道：「代我们问候小琴呀！跟她说改天我们才去看她！」

爱冰和秀莲连声说好。想不到玉梅却在这时从房里走了出来，一边找她的鞋子，一边嚷着说：「等一等我，我也要去。」

听说玉梅要去，秀莲和爱冰倒不禁心里高兴起来，可不是么？这个被人称为「财主婆」的玉梅，现在也会关心起工友来，去探访小琴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呀！

三个人来到了这个一下雨就浸水的用长短不齐的木板钉起来的歪歪屋，她们就看到小琴正在屋前洗着碗筷。小琴眼尖，也早已看到她们了，连忙把洗好的碗筷放进厨里，一边擦着手，一边连忙招呼：「进来坐，进来坐。」

她们低着头，走进了低到不能再低的阴暗的屋子，小琴把煤油灯扭亮了些，在阴暗的角落里，躺着生病的小琴的母亲，蜡黄的脸色，在煤油灯耀映下，露出一双无神的眼睛。爱冰三个人紧缩着心情，来到老人的床前，齐声叫着：「伯母」。

伯母微笑的点点头，指着板凳有气无力的说：「坐，坐。」

小琴默默的坐在一旁，这个倔强的十八岁的姑娘，为了照顾生病的母亲，已经熬了两夜，睡眠的不足，使到本已瘦弱的身体，显得更加憔悴。爱冰一看这情形，就知道小琴两天没上工的原因了。

玉梅本来满怀仗心来，委向小琴讨取这期的「会钱」，然而当她望着那个老伯母病苦的躺在床上，小琴又默默无言坐在一旁的时候，她，思想上展开了斗争，委不委开口向小琴讨钱呢？同情心却又在阻止着她，不应该在这样的時候，向小琴开口委钱的。

小琴为了委养活年老多病的母亲，諛应该在学校好好唸书的十三岁弟弟做学徒去了。一天三块多工钱的小琴怎能维持这么一个家啊！为了医治母亲的病，小琴不得已跟了一帮「会」，並且一开始就把「会」标下米，至今每个月委还一年的「死会」。现在又因了母亲的病加重，两天不能上工，而这个「会头」米了，倒不知她是不是米讨「会钱」，一想到这里，小琴低下了头。

「明天委上工嗎？」秀莲看到这样的情景，有着说不出的难受，她心里已打定了主意，明天一到工厂，就委向工友筹一些钱米帮助这个困苦姐妹了，因此问小琴道。

「委，」小琴抬起头米，旋又点了点头，「两天没上工了，明天是一定委去的。」

玉梅一想，即然明天还能在工厂见到小琴，今晚就不打祿向她讨「会钱」了。而且，在玉梅的思想深处，已经响着爱冰时常和她说的话：大家都是工友，都是姐妹，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她奇怪，平时认为这些讨厌的说教，今晚竟会浮现在脑际。

回到宿舍里，丽英和秀英已经把衣服烫完，正坐在床上看书，一听到脚步声，就知道她们回来了，连忙把书本放下，连声问道：「小琴怎么样？是不是病了？」

秀莲难过的把小琴的困苦家境向她们说了一遍，最后提议说：「明天我想向一些工友捐些钱帮助小琴，你们说好吗？」

「好！」大家异口同声的说，「这是应该的。」

夜里，玉梅躺在床上，辗转不能入眠。想起小琴的一家，心里就难过，以前自己只懂得「起会」，做「会头」，从中赚取一些利息，却完全没有想到那些急着要「标会」的工友，原来是这么穷困的哟！自己能忍心把姐妹的血汗钱赚取过来么？对，爱冰不是常常说吗？这个社会正有很多不好的坏思想在腐蚀着我们，要拉我们向死路上走，只委私心重了些，就会不知不觉干起不好的勾当来。现在自己不是干着这种事情来了么？是在干着剥削的勾当呀！一想到「剥削」这两个字，这是多么危险的一条道路呀！自己竟成了一个吸血鬼！委不是今晚见了小琴穷困的一家，委不是平时爱冰常常和自己谈起本是一条根，同是受苦人的友爱的问题，自己将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哟？想到这里，她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望望睡在另一排单人床的爱冰一眼，却想不到爱冰也正睁着眼睛望着她。

原来从小琴家回来的时候，爱冰就已注意到玉梅的变化了。她一向来就充满仗义心，玉梅是会改变过来的，只委好好的团结她，教育她，一定是会把这个被剥削意识所毒害的工人姐妹，从恶梦中唤醒过来。

看到秀莲、丽英和秀英甜睡的脸孔，爱冰轻声的跑过来，拍着玉梅的肩膀说：「早点睡吧，不要想得太多。」一面走到丽英床前，替她轻轻地盖好被单，才回到自己的

一天很快又过去了，这一天，是玉梅难忘的一天呵！当她看到秀莲把工友们捐来的钱交给小琴的时候，她第一次看到了小琴的眼泪，她也像工友们一样，体会到了一份珍贵的友爱。在那时，她那些肮脏的坏念头好像老鼠一样，躲到头脑的一个角落去了。佔据着她的，感染着她的，是小琴激动的泪眼，是爱冰秀莲和工友们伸出的友爱的手。她在当时多么想大声的和工友姐妹们说：「我从此不做会头了！」但是她没有勇气说出来，她只是捏紧着她那肥胖的手掌。

在宿舍里，照旧是煮饭和冲凉的时候，照旧从冲凉房传出爱冰的歌声。这回，玉梅听了，觉得很悦耳，心情也同样感到畅快。吱吱喳喳的秀莲和丽英，总谈个没完。她们多么兴奋呀！能够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就筹到这么多钱帮助小琴，她们怎么也不会忘记，绝不会忘记工友们的亲人般的友爱。她们更加仗心百倍，更加坚定仗念，深仗总有一天，姐妹的生活会美好起来的！

玉梅这次回到宿舍，没有平常好像锅底的黑脸，她已经为刚才的一幕所感动，从现在起，她已经下定决心，永远和姐妹们一道，心连心，肩并肩一同工作，一同学习，为大伙儿的美好明天，贡献出力量！她也满怀仗心，只委坚定的和大家在一起，一定能够把头脑里的坏思想，澈底剷除！

明天，是的，明天，自己和姐妹们，祖国以至全世界，都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明天啊！这就是玉梅的坚定仗念。

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

## 揭穿陰謀

鞋廠辦公室內，一個結着領帶，衣着畢挺，銜着雪茄，挺着大肚子的中年人，正在和幾個人談着話。大肚子的中年人時時指手劃腳，拍桌子，臉孔露着陰險的神色。幾個點着頭，張大咀巴的人唯唯是命——原來他們正在計劃着一件不可告人的勾當。

這是一間規模相當大的鞋廠，工人多數是年青女工，平時靠着鋼鐵般的團結，爭取了很多權益和福利條件。眼看着一天天高漲的工人力量，大肚子的中年人——史根歪恨得發死，怕得發命，千方百計的妄想破壞和撲滅這股雄宏的力量，以便更加為所欲為，加重剝削，來滿足自己的腰包。

可是，在長期工作中建立起來的團結，並不是輕易破壞得了的，往往偶一不慎，就會「賠了夫人又折兵」。史根歪了解這一點，因此他不得不和幾個心腹精心策劃。

就在這天的早上，正当工人在開動着的機器旁，桌旁，車旁為三餐緊張工作的時候，正当工人吸着膠粉的當兒，史根歪召集了大小頭目——蔡廠長，瘦鬼工頭和幾個心腹，面授機宜。

「那些查某仔不好對付，發當心！」他再三吩咐着。於是，個個怀着繳功領賞的心情離開了辦公室。灰白

的烟霧从史根歪的口中徐徐吐出，看着裊裊上升的烟，他正編織着絢麗的迷夢。

機器隆隆的响，縫鞋車也蒼蒼的鬧个不停，工人埋頭于工作中。六七百個工人，正在創造着巨大的財富。

忽然只听得靠近棧房的織底部工友大叫：

「火燒！火燒！」

一陣難聞的燒焦樹膠的氣味，呛得人一陣咳嗽，秩序一陣大亂，六七百人你推我擠的跑到廠前樹林下，望着濃烟滾滾的工廠，吵案的聲音迴翔在人群中：

「為什麼會起火？」

「天氣又不熱，昨天還下了雨呢，怎麼起火的？」

「今天沒起貨，棧房根本沒人，難道自動會燒起來？」

隨着時間的過去，人們也越來越覺得失火是有点莫明其妙了。

「嗚！噓！噓！噓！」救火車拖着响亮的尾音，駛進了工廠。大火不久就被撲滅了。只燒掉棧房的一部份。

正当工友們聚集在一起，談个不休的時候，蔡廠長出現了，後面跟着「瘦鬼」等幾個滿臉陰險的人。蔡廠長整了整衣服，帶着顫抖的聲音說：

「工友們，由於工廠失火，必須等待修建，從今天起宣佈停工，直至通知復工為止！」

工友一聽妥停工，嘩然大叫：

「只燒掉一部份棧房，為什麼妥全廠停工？」

「不行！沒作工，我們吃什麼？」

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問得廠長啞口無言。素來受工友

爱戴的黄大姐走到廠長面前，心平气和的向他说：

「廠長，你宣佈全廠停工是沒道理的，棧房燒掉一部份，並不会影响生产，为什么全廠停工？」

「这……这……」廠長咀唇顫动，结结巴巴的说：「沒……沒什么。」

他有点慌張，过了很久，也想不出一句适当的話来回答，看着人群激憤，他实在是有点心寒了。

戴着眼鏡的秀珍也跑到廠長面前，理直气壯的指着他说：

「既然沒什么，为什么全停工？」

「我们全工作！我们全工作！」工友也大声的喊道。

蔡廠長看到情势不对，赶忙转换語气说：

「可以，可以，不过，今天是不能工作了，你们先回去吧！」

黄大姐和秀珍她们是知道廠長在耍花招，只是想採取拖延的政策而已，但也一时沒奈他何，只得对他说：

「叫我们回去可以，不过今天的工資必須照發！」

「行！」廠長見他们上当，求之不得的赶紧说。

工友吵了一阵，才陆續拿了自个的东西，回家去了。

下午，天气还是这么阴涼，黄大姐、秀珍、玉莲、志强、貴兴等十多个聚在一起，他们都是向来很肯为工友做事，被工友尊敬的一群；他们明知今早的失火是內有文章的。因此，他们就坐在一起，商量着如何应付狡猾的老板。

「依我看来，廠方全停工的还是想破坏工友的团结，以

便他们能继续欺压工友！」秀珍首先提出她的看法。

「不过，」志强却还有疑问：「失火和工友的团结有何关系呢？」

这个问题倒是重要的关键问题，大家一时也会从了。沉默了一会，黄大姐说：

「从栈房的起火看来，明明是不可能失火的，我看这一定是有人纵火！」

「纵火？为什么纵火？」玉莲疑惑不解的问。

「因为栈房的存货不多，而且也多是劣等货，他们放火一烧，不就可以大大方方说因失火而宣布停工了吗！」

「再有一点是，新年到了，厂方一宣布停工，就可以不发花红，这又可以为厂方省了一笔！」秀珍说。

「对呀！」大家都被一言提醒。

「从种种迹象看来，这次失火一定是厂方搞出来的」志强总结了一句。

「所以，我们委着重向工友说明厂方的阴谋，认清我们的处境，准备好一切，来应付厂方的挑战！」黄大姐慢慢的一字一句的说。

「看来这次停工不可能很快复工，」贵兴很少发言，看到问题有了眉目就说：「停工久了，年关又到，工友们可能心急复工，所以我们委注意这一点，以免中了厂方的圈套！」

「所以说，厂方就是选了这个时候来闹事，以为工友会上当，就可以乘机向工友闹火了！」

「好！」黄大姐最后说：「明天若没有复工，大家分

头向工友解释，务必使每位工友明白事件的真相，把工友团结的更紧！」

第二天，当工友陆续走到厂门口的时候，只见铁门紧闭，门口贴了一张佈告，大意是说：「由于电线走电，以致失火，工厂必须修好后方能复工。」

工友知道了委停工，有些默然，有些大声咒骂；有的就乘机煽动工友回家，当然这些都是老板的宠儿。

黄大姐他们一看佈告，就知道昨天他们的分析不错，厂方是委来和工友较量较量了。

於是，她走到吵杂的人群前，大声的向工友说：

「工友们！请大家静一静！」

工友们见是黄大姐，就慢慢的静寂下来。秀珍和志强等也乘这时跑到了工友群中。

「工友们！」黄大姐提高了嗓子：「现在厂方已不让我们进厂了，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工作！因此，大家必须团结起来，为维护我们的工作权益，向厂方交涉！」

「对！对！」工友们齐声应和，五六百人的吼声，振得人耳欲聋：「就请黄大姐做我们的代表！」

「还有志强，秀珍、玉莲也做代表！」一些工友更加大声的喊道。

就这样，代表选出后，她们又继续向工友们分析失火的阴谋和工友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混在人群中想捣乱的狗腿们，见了这声势浩大的场面，早已吓得缩在一边，那里还敢出声。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史根歪用尽了诡计，也不能使工

人上当，反而把事件越来越扩大。工友们还是每天在廠门口集合，要求復工；加上社会輿論的压力，史老板不得不接見了工人代表。

代表们当面拆穿了史根歪的阴谋詭計，要求立即復工。史根歪起先还想抵賴，还想拖延，直至被駁斥得啞口无言的时候；才不得不向工人低头。

終於，工友们取得了胜利，还因此更加看清資本家的面目，团结得比前更加紧密了。

黃大姐，秀珍、志强和玉莲迈着胜利的步伐，离开了办公室，投向工友的人群中，剩下史根歪和蔡廠長几个垂头丧气的坐着發呆，这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好眼睜睜的看着和听着工友们兴高彩烈的高声大呼：

「团结就是力量！」

嘹亮的歌声响澈云霄。天虽然还是阴沉沉，但工人们却滿怀着希望，迎接太阳的出现。

一九七一年五月

## 車禍之後

清晨，那條通往南方的馬路上，已馳騁着三三兩兩的車輛。一列列的樹桐車，滿載着大而長的樹桐，正拼盡一切力量往前衝，經過長途跋涉的司機，在這寒冷的清晨，已被車頭機器薰得感到有點熱氣了。路兩旁的膠樹，一排排迅快的往後退。對於經常跑動的司機們，這些景象已不引起他們的感覺了。在他們的頭腦里，只有一個念頭：儘速駛往南方，越早到越好，要不然，又得排長龍等過閘口，最少也要等上半天呵！這半天，對於趕時間的人們是何等的重妥呢！

衝，衝，衝！司機踩盡油門，早把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家裡的妻子兒女正等待着他們拿錢回去呀！一天能跑它多一趟，家裡就能不用東籌西借過活。有誰不是為生活為一家而不顧一切奔忙呢！

道路越跑越狹，來到這個轉彎的地方，司機習慣的按了車笛一聲，只把速度略為放慢了些，一個轉彎，照平時一眨眼間就過去了。然而，上得山多終遇虎，前面闖來了一輛汽車，看看雙方就妥撞個正着，樹桐車却也機警，一個向左撥轉車頭，汽車險過剃頭的從樹桐車的右邊摩擦而過，轰的一聲，樹桐車早已翻落道旁斜坡的一條長滿野草的水溝裡。

司机从昏迷中醒来，觉得眼前尽是白糊糊的一片，周身上下似乎完全不屬於他的样子，偶而会感到手臂和胸部疼痛无比。树桐车机器的声响，好像还在耳边吼叫着。渐渐地，他的视线清楚起来，能够看到那些穿着白色制服的人们来来往往，耳边也能够听到一声声断断续续的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呻吟声，夹杂在人们的谈话里，也听不出些什么来。他使劲的注目一看，哦，怎么这么多人躺着，形如布床的床位一列列排满了整个房间，躺在床上的人们不是包着头，就是包着手和脚，奇形怪状。他很想挪动一下身体，也很想转头看看周围的一切，他是多么急切要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然而，他不能，躯体几乎完全不听他的意旨行事。唯一能够转动的是他一双充满红丝的眼睛，薰黑的脸孔也肿成了一块块，他很想举手摸一摸脸孔，但是手却不知在什么地方，哎呀！他这才想起自己来。

他渐渐明白了，是那么一回事哩，为了闪避一辆汽车，自己连人带车翻在路旁了，是车祸！他是这么敏锐的感到。在他一生驾驶树桐车的过程中，不知亲眼看到过和听到过多少的惊人车祸。阿福和阿贵这两位同行工友，不是在车祸中一个失去了一条胳膊，一个失去了性命吗？啊啊！他一想到这些，心头似乎冷了半截，急切欲想知道自己底命运的哀求，是多么残忍的咀嚼着他啊！

是第二天的下午，他从睡梦中被人推醒过来。他睁眼一看，一个熟悉的面孔就站在他面前，那对红红肿肿的眼睛，满脸悲切的表情，一隻手正摸着他的额头，呵！是妻来了吧！旁边的三个小女孩，早已惧怕得紧靠在妈妈身

旁，连爸爸都不会叫了。

妻一看他醒来，忙急切地问道：「你觉得怎么样？」

他听得出妻的声音充满着颤抖的音调，他努力的把眼光望向三个女儿，想到妻和儿女们，他是多么心疼呵！这正像一把尖刀慢慢割着他的心一样。日后叫妻怎样去担负这一家呢？

他无力回答妻的问话，更多的是不敢告诉她昨天医生的诊断——从臀部以下神经系已经断了！他想，完了，自己的一生就这么完了。妻能忍受这样的痛苦么？不能，绝不能告诉她。自从妻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起，从未没得安心过，生活的苦她已够受了，怎能再让她受这个打击？

「呵，」他吁了一口气，「好，好，比起昨天来好得多了。」他只有这样来欺骗自己和妻子。

妻把带来的稀粥一口一口的喂他，是那么的小心，那么的关怀。看着妻一双粗糙的手，他无比感慨，以后就全靠妻的一双手来维持这个家了。想着，他安心再吃下去了。他把妻送来的一口粥，含在口里，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了，痛苦和难过撕裂着他的心。眼睛骨碌碌的直在妻和女儿的身上转来转去，妻呵！你就委为了一家出外熬日熬月了，儿女们也委因此失去读书的机会，离闲爸妈去当财主们的牛马了，啊啊！这个世界，有谁来怜惜他的一家呢？

夜，阴沉沉的整座医院楼房，时不时传来可怕的声音，护士小姐不知跑到何处去了。他的心也是那么阴沉，就好像墮落在一个黑暗的深渊里，四周是那么的漆黑，没

有人来看一看或帮一帮手，把他从深渊里拉上来。他只觉得什么都完了，听天由命的思想佔据着他。他闭上眼睛，妻和儿女们的忧鬱的臉孔又浮现在脑际。天啊！为什么不幸福偏落在穷苦人们身上呢？那些昏醉金迷的人，怎么就这样的逍遥自在呀？不公平的天！他诅咒着。

一星期过去了，他躺在病床上，足足过了一星期，昨天医生把一份写着横行的像小虫般的字的帑，叫他签名，医生只简单的说：「签个名吧！为了保全你的命，动手手术锯掉你的双腿！」

他惘然，头脑早已麻木了，这几天，他早已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当他用手捏着自己的毫无感觉的腿的时候，他就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他摸着那一双跟他生活在一起卅多年的腿，心好似被毒蛇咬嚼着一样。来吧！把天下的不幸都降落在我身上吧！他绝望地在心里呼喊。忽然，一个自杀的念头在他脑海里沸腾起来。是的，要解除毕生的痛苦，自杀是最好的办法。他正在寻思着要如何结束自己底卑贱的性命的时候，妻和孩子忧愁的臉孔又浮现在眼前。他能丢下妻和孩子独自离间这可诅咒的人间么？不能，绝对不能，要坚强的活下去！要分担妻兒们的一份痛苦，一定要坚决的活下去！

四五个同行工友，拿着水果看望他的时候，也难过得说不出话来。是在难过他的不幸，也可说是在难过着自己，预感到自己也总有这样的一天，他只不过是在预演着他们的遭遇吧了！生活，就是这么无情的鞭策着他们走向悲惨的下场！

就在他絕望的躺在病床上度日如年的时候，来了一个斯文的掛着眼鏡的中年人，拿着一份又是写着橫行文字的帋張，也委叫他签个名，说是補貼給他的生活費。他多么感激这个来得及时的救星，这无疑是久旱逢甘雨，雪中送炭！他庆幸，自己会碰上这么好心腸的老板，觉得自己以前拼命为老板奔忙，不顧安危劳作並不白費了。从进院以来，他第一次有这么兴奋的心情，把一臉的忧愁抛个精光。他再三的向旁边病床的病人述说老板怎么好的語言，病人却告他别高兴太早。

六年过去了，在嘻嘻哈哈过一生的人们，六年毕竟也太短促了。然而，在充滿苦难的人们心上，六年，是多么艰难的过去呀！柴米油盐，样样都隨着年月的过去而加快脚步向上激漲。他的一家，充滿整间屋子的是忧郁，是难过。妻已经在一间鞋廠当女工去了，晚上回来兼做着洗衣的工作，大女兒也到豪华的住宅区去服侍外国人去了。妻整天洗着的是别人潔白的衣服，而自己一家穿的却是破旧的粗布；女兒把外国人的楼房打扫得一塵不染，自己家里却破烂肮脏。六年的岁月在妻的臉上留下了明显的皺紋。

六年，就在六年的最后一天，那个斯文戴眼鏡的中年人又来了，照样委他签个名。對於这个救星，他是多么感激他呀！虽然六年前曾来一次后，至今才来，他也是会以感激的。他毫不思索的拿起中年人遞过来的笔，签下了歪歪斜斜的名字，他感激的连声说：「謝謝您的照顧。」

中年人阴險的一笑，然后照着帋上唸道：「你在六年期间，本公司共付七千二百元的生活費，现据保險之賠

偿，扣除則存二千元。」

啊！他这才知道，原来所谓的什么生活津贴，什么的赔偿，竟被扣除的七零八落了，他满想能靠着这些保险赔偿，度过艰难的餘年，想不到被这个「特别照顾」自己的老板扣除了。原来他们是在吃人！他原先还以为老板好心肠，並庆幸自己的卖气力值得呢！那是一个骗局！完了，完了，往后出院的日子怎样挨过去呢？六年期间借来的债，拿什么去还人家啊！

他愤恨，恼怒，出院后整天陪伴他的是同行工友捐献的一張輪椅，他唯有靠着妻兒的一双手，吃着家里难以下口的飯粒。

生活的苦水，一天天漲满了这个不幸的一家，看看再也难挨下去了，他每每难过得捶打着胸口，哀叹多难的命运。妻的精神已渐渐的不济，接二连三的打击，日夜的辛劳，这个贫穷瘦弱的妇女，如何受得了连系深重不幸的摧残。她渐渐的常常喃喃自語，丈夫的双脚沒有了，赔偿金又被人吃掉了，日后怎么生活呵！她的眼神再也不似以前的坚定了，她不会像以往一样拿起隔夜冷飯到工厂去上工，甚至连看到女兒儿也似乎是陌路人一样，她的自言自語，蓬鬆的乱髮，早吓得邻居的孩童躲得老远老远。她不仅不能服侍他的生活起居，反而连自己都不会照顾了。她大多数的时间是靜靜地躺在床上，两眼直楞楞的盯着屋頂，不言不动，她终于被可詛咒的生活逼成了人不像人，一个一張枯黃的人皮包着骨架的神经妇！

他坐在輪椅上，痛苦在鞭打着他，妻的神经錯乱，比

切去他双腿还更难受啊！

工友们不时有捐一些钱给他，但他知道大家同他一样辛苦，他需另找一点钱维持生存，在无可奈何之下，他只好由女儿推着轮椅，来到热闹的总车头，过起乞讨的生活来了。

炎阳高挂在空中，一味猛射其光和热，风儿早就不知躲到那儿去了，树叶也懒得摇动一下身体，会精打彩的呆挂在树枝上。人们所能感觉得到就是热，恼人的热，本末已烦躁不安的他，显得更是难以忍受。

喧嚣的车头，到处是一片人潮：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花花绿绿。巴士车整齐的排着，人们热得难以安静，冰水小贩却大忙特忙，较甘蔗的机器声，隆隆的叫，似乎会引起人们对它的青睐，使充满热气的空间，增加了一种恼人的声浪。卖彩票的女孩，无所事事的坐在椅上，心里总希望多卖几张彩票，得回一天呆坐在这里的一点酬劳。

他被一堆人围着，人们在看他底脸孔，看他央人写的简单自叙。在他面前散佈着一些零碎银角，压着几张钞票。一些人丢下两个角子，走了。他手拿一枝小木棍，把滚向一边的银角拨回中间来。

他默然，为了一家的生活，他把他那极强的自尊心抛掉，干起乞讨生活来。

他就是这样每天坐在轮椅上，靠着人们丁点的同情，过他那辛酸的日子，他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可是社会又给了他什么？啊啊！繁华的社会能容得了他么？

## 車間半年

秀兰失业了一年多，今天，能够走进这间具有三层楼的製衣廠，自然感到非常高兴。花了这么多时间和金钱学会了车衣，现在总算能够靠着自己的手艺生活了。从此，能够安安稳稳，与世无争的生活下去，这是她的希望。

介绍秀兰工作的是同廠的梅姐。梅姐在这里工作已经好久了，她很熟悉廠里的工友，连老板娘的脾气，她都能靠着表面观察，推测出一大半来。在进廠之前，梅姐已再三和秀兰说起老板娘如何的刻薄，是欺软怕硬的人。可是，在秀兰的心里，却认为只委尽自己的心力，为老板做完应该做的工作就行了，老板娘是会从刻薄起的。她不想委怎么样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能有工作，在她就是最值得高兴的事。

一走进二楼，秀兰就见到在一長桌子旁边，站着一个人胖得直如鹹菜甕的女人，正在拿着笔写着什么，工友们正埋头车衣，滴滴答答的声音，不絕於耳，可就听不到一句話語，秀兰的进来，也只引起三两个工友抬眼望望，又俯下头继续车衣去了。

梅姐把秀兰帶到胖女人面前，指着秀兰说：「老板娘，她就是秀兰。」

梅姐尚未闭口时，鹹菜甕早就从上到下打量秀兰了，

她看了看白白胖胖的秀兰，心里頗滿意。从她经营製衣业以来，工人不知换了几許，经验告訴她，那些生来紮紮实实，具有英挺幹劲的人，都不是可以隨意欺侮的，只有那些白白胖胖，不大爱說話的初出家门的女孩子，叫她做什么也不会说出一句頂撞的話来。所以，穿著差不多是学生装，好像長久沒晒过阳光的秀兰，正是她所委的工人。

「你会车整件嗎？」老板娘想尽量压低声量，但是，响亮的声音还是从她那两片薄嘴唇吐出来，也許是她几年来习惯於大声責罵人的緣故。

「会的，」秀兰懾於老板娘显出的雌威，小声的说：「以前学过。」

「唔，」老板娘指着一架空放着的縫衣车说：「那架车现在归妳用，妳好好保護。」停了停又说：「现在去試試看妳的功夫。」

秀兰走到靠牆边第四架的衣车前，老板娘遞来一块布，秀兰熟练的来回车着，线路整齐笔直，老板娘满怀高兴，连声说：「好，好，今天就開始工作吧。」

从这天開始，秀兰就和工友们一样，每天从早上八点就開始坐在衣车前了。

由於工价是以件計祿，大部份工友都拼命的赶车。在中午吃飯的时候，也是三把两口的迅速解决，不到廿分钟，很多工友又坐在衣车前，为一件毛多两毛钱的代价，再度出卖劳力，连飯后應該多休息一会的时间都卖出去了。

梅姐时常劝告秀兰，别为了几块钱而損坏了身体。但

是，当秀兰看到别的工友都这么死命的去赶车衣的时候，她把梅姐的好言劝告当作耳边风。她想，自己一定能顶得住，一天能多做几件衣，那该多好。梅姐看到这样的情形一时也会可奈何，只好耐心的细致的照顾她。

等到晚上八点收工后，秀兰已经疲倦到瘫软在床上，她所喜爱的文艺书刊，早被抛弃了，她只想躺在床上，养好精神，第二天再去出卖廉价的劳动力。

时间过得好好快，秀兰在这里工作整整半年了，这半年的时间对于她，胜过她在学校渡过的十二年。在学校里，她所能学到的是那些恼人的死公式，头昏脑胀的会考课题。书本以外的一切，对于她这个想得到一张文凭去谋取轻松愉快的工作的人，真好比人世间的一切东西和音响对于盲人和瞎子一样——会动於衷。可是，那张花了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牺牲了多少年青人应有的活泼和热情的文凭——一张被人写着高中毕业和打上几块豆腐印的昏张，却不能帮助她得到她所期望的东西。资本家对秀兰视为珍宝的文凭连正眼也不看一下呀！在现实面前，她低了头，她不得不抛弃那知识份子的优越感，去学车衣去了。当她想起以前死命去背诵那些惹人厌的公式的时候，再想到现在竟呆在一架衣车前，摇动双脚和双手的时候，不禁苦笑起来。

以前曾经抱着安份守己生活的她，在这半年的时间，她渐渐感到时事迫人，不能老是两耳不闻身外事的安心车衣了。不久前发生的两次事件，她第一次体会到了那些只知填饱自己的钱包，毫不顾别人死活的人的醜恶心

腸。對於和她一樣出賣勞力的姐妹，感到親切，想起來，她每每熱淚盈眶，她也明白了勞動者是高尚的，那些自私自利，不勞動，損人利己的人才下賤。

那一天，坐在秀蘭后面的芳姐生起病來，躺在床上休息，當老板娘循例來巡察工友工作的時候，一位工友就向她說：「老板娘，芳姐病了，委請假一天。」

一聽到有人委請假，老板娘的西瓜似的臉孔，馬上籠罩一片烏雲。她不發一言，竟逕直衝上三樓去。那樓梯讓她鹹菜甕似的軀體一衝，加上咯咯腳踏樓梯的響聲，真使人感到整座樓房彷彿委倒塌下來一樣。

秀蘭看到老板娘聽說有人病了，就馬上上樓去，就回過頭來向在另一排的梅姐說：「梅姐，妳看，老板娘真好心，聽到有人病了，馬上去看她。」

「哼，好心？」梅姐冷笑道，「等一下妳就知道老板娘的好心了。」

梅姐的話剛停，就聽到樓上轰雷似的聲音傳來：「啊呀！阿妹呀！我的工作委緊呀！妳却躺在这里睡覺。快下樓去吧，這幫衣是委趕着下船的哩。」

「老板娘，我真的很辛苦，手脚還發冷呢。」芳姐近於哀求的語氣，「就讓我休息一天吧，明天才加多些時間……」

「不行！不行！」老板娘不等芳姐說完，就連聲說道。

芳姐無奈，只好支撐起身體，走下樓來。鹹菜甕跟在后面，秀蘭看去，真像她在電影里面見過的公差押解犯人

一样，她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下来了，她微微感觉到老板娘的不近人情，感觉到了芳姐所受的委屈和痛苦。

梅姐一看到芳姐痛苦的神情，慢慢走到衣车前，就忙放下正车着衣领的工作，走到芳姐面前。这时，所有工友都把眼睛望向芳姐这边来了。

「梅姐，」芳姐哽咽着，两眼已湿润润的紅起来了，只叫了一声梅姐，她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芳，」梅姐摸着芳姐的额头，只感到热得很，「很辛苦是吗？」

芳姐一下子忍不住，两行酸泪扑扑的顺着两颊滚下来。梅姐掏出手巾，遞到芳姐的手上。这时，老板娘早已大声的催促工友们赶工去了：「快去做工，有什么好看，一点不舒服祇得了什么，不赶完这帮货就不许休息！」

但是，芳姐的苦难，也早把工友激怒起来，她们同时停下工作，毫不理会鹹菜羹的吆喝。

梅姐霍的站直了身体，对着老板娘说：「妳一定妥諒她休息！」

其他工友也同声说：「是呀！病了怎能工作？」

看看情况不对，老板娘才会可奈何的说：「好，好，你们快点车衣吧。」

梅姐扶着芳姐上楼休息去了。秀兰和工友们走向衣车前，许许多多的感触使秀兰不能像以往一样，赶快地车衣。芳姐的泪眼，梅姐的坚毅面孔，工友们齐声的吼叫，还有胖都都的西瓜脸，都循环似的直在秀兰的脑海里打转。她渐渐悟出了一个真理，想安份守己，不闻不问工友

姐妹的事是不行的了，若是沒有人管芳姐，芳姐不就妥抱着病痛工作整十小时么？是的，是妥大家齐心的，这是關係到每个人的利益呵！

经过这一次事件后，工友姐妹们都不会像以往一样，拼命为几角几块钱幹活了。她们懂得，鹹菜甕是貪得无厌的。她的心腸就好像蛇一样狠毒，吞下一隻象也不会感觉到滿足的。

这半年，秀兰的身体已不如以前了，往往一阵雨过后，就妥接连打上几个噴嚏，眼睛也似乎变成近視了。当线断了的时候，穿針就沒有以前那么準确，一穿就过去了。现在，连針孔都觉得有点模糊了。她这才后悔，不听梅姐以前的劝告，现在身体搞成这个样子，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医药費也佔去几成。她想，自己真傻。

長时间的工作，又沒有得到充份的休息，對於从未不會做过工的秀兰，精神上的伤損是多么重大呢？

这一天，吃过午飯后，姐妹们又在开始工作了。秀兰从早上起就觉得精神不好。头似疼不疼，似昏不昏，她也说不出什么滋味来。她车着，车着，衣領上的线路彷彿在擴散，擴散，她心里有点慌張。「哎呀！」她叫了一声。

工友们转头望去，秀兰的手指早已被針插着，鮮紅的血一滴一滴往下淌，垂在车前的衣領，讓那鮮紅的血液染紅了。梅姐和几个工友赶紧跑前去，用手抓紧秀兰的手指按牢伤口，一面叫芳姐去拿棉花和药水来。还好，断針露出一截在外面，一拔就出来了。

芳姐打闲那副着紅十字的药箱，却看不到一丁点的棉

花，两小瓶药水並排的站着，却也一眼就可以看出那是鹹菜甕自己吃剩的不知甚么名堂的药水了。这个药箱，原来是装装门面，騙騙人們吧了。

「梅姐，」芳姐向梅姐大声的说，「甚么都沒有。」

話剛说完，老板娘早已闻声从楼下赶上來，她分闲人羣一看，「哎呀！」她叫了一声。原来她看到那新新的布被秀兰的血染紅了，「为什么不把布拿閑。看，把布都弄脏了！」

秀兰早已痛得咬紧牙根，当她听到老板娘的話的时候，她更是恼怒得说不出一句話來了。

这时梅姐再也忍不住了，指着老板娘说：「是她的手弄紧，还是妳的几块布？为什么药箱里一点棉花和药水都沒有了？」

老板娘給说得答不出一句話來，臉上难看极了。

秀兰的血还滴着，芳姐连忙说：「送秀兰去医院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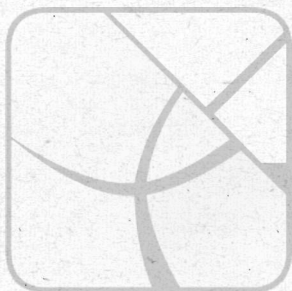
一听要送去醫院，老板娘可慌了，连忙说：「等等，我去買棉花好了。不必送去醫院。」一转身，肥胖的身体早已走下楼去。听那急促的咯咯声响，工友们心里都知道，在廠內受伤，送去醫院，對於老板娘可是不利的呵。

不那么一会功夫，鹹菜甕气喘吁吁的跑上楼來，汗水在她臉上流着，手里拿一包药水和棉花。

秀兰手指虽然痛得利害，但她头脑还是那么清醒，她的心激动得像要跳出來一样，她看着每一張閑切的臉孔，她領受着姐妹们的閑怀，这种情誼，是多么高尚呵！她看着那斑斑血跡的布料，有着很深刻的感受。是呵，人們身

上穿着的每一件衣服，有那一件不是包含着车衣工友的血  
和淚呢？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三日



## 談「在宿舍里」一文引起的爭論

自从「在宿舍里」一文刊出后，曾经在朋友之群中引起了一阵議論，这是在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所沒有預想到的。由於这些来自某些朋友的言論，涉及到一些原則问题和文艺創作的问题，因此我認为有必妥说明一些问题的真相，希望能因此消除不必妥的紛爭。

在「在宿舍里」發表的那一天起，总想得到朋友的批评，給我提些宝贵的意見，使我能在日后的創作道路上，提高写作能力，为文艺事业貢獻一点力量。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不仅得不到某些朋友的善意的有建設性的批评和意見，倒听来了好多令人疼心的嘲笑辱罵，丧失了对待朋友的原則。並且在工友中大肆渲染我創作「在宿舍里」是有惡毒的「企图」，是想破坏工友间的团结，故意醜化鞋廠工友的形象，甚至说这篇小说是「坏人」写的等等，等等。这些言論，是非常不該的！

这里就針對这些问题来談談。

首先，談談創作「在宿舍里」的动机。在創作之前，确曾在我脑海里醞酿了很久，那是在我听到和看到工友们所提出關於「会」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曾和朋友们討論过關於「起会」是不是一种剝削？青年朋友是否應該搞这种事情？等等。到大家統一了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認为青年

朋友是不應該搞这种富有剝削意味的「会」的时候，而这种「会」又是那么普遍的在工友中流行，往往在一些收入较多一点的工友头脑中，就兴起了「起会」賺到利息的念头，忽視了剝削意识在年青头脑中的腐蝕作用。因此，就想通过「在宿舍里」这篇小说，向犯上此类錯誤的朋友提出批评，使其能知所改过。确然，小说中的人物是有些真实人物的影子，那是因为这篇小说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这些就是我写作的「企图」，写作的「目的」。仅此而已，豈有他哉？

小说中的主要内容有如下几点：

(一) 玉梅在好工友爱冰等人的帮助下，经过思想斗争，认识到做「会头」的不对，决心此后永远跟着工友姐妹走正确的道路。

(二) 小琴家的困难，激發了其他工友姐妹同甘共苦命运的友爱，在好工友秀莲等人的發动下，捐款帮助小琴。小琴領受了这些帮助，也认识到工友们的友爱互助精神。

(三) 爱冰等工友为了帮助和团结玉梅，愿意忍受个人的委曲，耐心的帮助玉梅醒悟过来。

从上述三点看来，沒有一点是醜化工人们的形象，也沒有一点会妨碍工友的团结，反而是歌頌了工友们的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崇高品质，表现了工友的高大形象，在这种高大形象面前，玉梅的一切坏意识，显得多么恶劣！

有那一点是醜化工友们的形象？有那一点破坏了工友

的团结？

其次，談談文艺創作的问题。这些朋友把文艺創作和现实生活等同起来看待了。上面说过，文艺作品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作者通过仔細的觀察，寻找創作素材，用唯物辯証的观点分析生活素材，确立主题思想——以是否符合民众利益为标准，经过構思、組織題材，然后才能动笔写出来，这是新现实主义者所委走的道路。生活在作者周围的人和事，在文艺写作者笔下，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是很自然的。「在宿舍里」这篇小说，难怪朋友们会發現熟悉的人和事。但是，絕不能把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完全全同现实中的人和事等同起来看待。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應該比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更有概括性，更集中，更有普遍意义。必須肯定，文艺作品中的人和事是作者按照现实中的人和事的特点創造出来的。所以，看待文艺作品，絕不能当作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的翻版，而應該通过看文艺作品，去理解现实生活的人和事的各种思想行为，从而按照文艺作品中提出的正确观点，对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按照文艺作品中的正确观点，改造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这就是看待文艺創作和现实生活的正确方法。若果把现实生活和文艺創作等同起来看待，或者帶着偏見看待作品中反映的以现实人物为根据的人物和事件，就必然会产生許多誤会出来。无可否認，文艺作品是反映了一定的现实生活，唯其如此，文艺作品才有现实意义可言。

当然，由於我是个初学写作的人，缺点是不不少的，我

誠懇的希望得到朋友们友善的批評。

最后委提到一点的就是：往往在宗派派性思想的指导下，对不屬於委好群体人所發的言論和所做的事情，都会抱着一种对立或蔑視的态度来对待，这是很委不得的宗派作风。若不剷除这些恶劣的思想作风，對於我们的团结，對於我们的工作，都将会造成莫大的阻碍，这一点是希望朋友们能充份注意到的。我相仗，热爱真理的人，是不愿意看到分裂不和的现象的。

人在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犯上这样或那样的錯誤，絕不能在看到人犯上了某些錯誤的时候，就一概盲目的指为「坏人」，这是主观片面性的看法，这样的一棍子打死人的方法是非常錯誤的。委正确看待人们的錯誤和缺点，就得排除个人小圈子和私人的成見，把眼光放大些，处处以团结和治病救人為目的，才能团结應該团结的朋友。我们是委团结根本上屬於同一社会地位的人，还是把他赶到对立方面去呢？分清是不是朋友的问题，是一个首委的问题。当然，對於一意孤行，坚持錯誤，不肯接受批評，改过自新的人，人们是應該用矛盾转化的观点来看待的。

这篇东西，祇是我給一群朋友的答覆。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日

## 重要的問題在於學習

因為發表了「在宿舍里」一文，在朋友中引起一些爭論，至今已一兩個月了，到底在這個期間的爭論過程中，發生了怎麼樣的一種轉化呢？我曾因此事在七月二日發表了一篇題為『談「在宿舍里」一文引起的爭論』的文章，希望能說明一些問題，從而很好的妥善的去解決和某些朋友的爭論。然而，事實却不是如此，從種種跡象看來，不但不能解決彼此間的爭論，反而更加多了許多過於偏激的不必妥的言論出來，這又是我始料不到的。現在，經過朋友們的幫助和我冷靜思考後，認真的分析了這個事件，發覺除了個別的具体情况之外，也牽涉到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我想，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拿出來談談，未嘗沒有意義。因此，不願淺陋的又提起筆來，希望朋友們能夠引為教訓，好好的處理工作、學習、與生活各方面的問題。

### 妥 正確看待文學作品

一篇文學作品的產生，必然有其歷史、社會根源，作者的思想本質決定了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一個思想腐化墮落的人，其作品必然宣揚腐朽的思想觀點，絕對不可能教導人們如何向上向善；一個思想極端醜惡的人，他必然

站在少数人的邪惡立場上講話，其作品所表達的思想觀點絕不會站在大多數人這一边，正如日本的三島由紀夫，其作品必然是為復活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

明瞭了這一點，就來看看「在宿舍里」一文的内容。文中所述的，不過是描寫一位青年女工如何在工友們的幫助下認識到「銀會」的性质，而後覺醒過來，不再幹這種富有「剝削」意味的勾當，這一點應該是无可非議的，是可以肯定這樣的中心内容的。不談或不肯定文中的觀點是否正確，而一味死命去推想作者寫這篇文章的「企圖」和提出其他一大堆離閑作品内容之奇談怪論，都不是正確看待文學作品的態度。如果作品的主题思想是符合廣大民眾利益的，是正確的反映了生活的，所存下來的應該是作品的缺點，而絕不是什麼原則問題了。當然，「會」的存在是一個社會問題，是絕不會在現社會底下妄想通過幾篇文章就能消除「會」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求青年朋友不該也學別人那樣，搞起這樣的玩藝來。

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反映。好的文學作品正是藉着反映現實生活，幫助人們正確的認識生活的真理和社會的本質。只有那些黃色、灰色以及其他有毒的作品，才脫離現實生活，歪曲現實生活，起着誤導人們的壞作用。我們堅決反對這一類作品。我們需要一大批朝氣蓬勃的文艺戰士，需要大量的能夠反映現實生活，具有啓發教育人們向上向善的作品。若不好好珍惜和愛護初學文艺的正派青年，而却給予在各方面的恣情打擊，這將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來呢？睜開眼睛看看我們的社會，就會懂得要怎麼樣

的去愛護和幫助正派的文藝青年，是件重要的事了。其他有關文學創作和現實生活的問題，在「談『在宿舍里』一文引起的爭論」里已有述及，這裡就不再重述。

### 堅持正確的批評方針

批評的目的在於團結，不掌握好批評方法，時常會弄巧反拙，達不到團結的願望。我寫「在宿舍里」一文，也是想通過這樣的一種批評方式，去批評犯上像玉梅這樣錯誤的人。但是，由於我忽略了我所處的客觀環境和條件，用錯了方法，才導致今天彼此不和的局面。從團結方面來說，我是要負很大責任的。不過，必須說明的一點就是，「在宿舍里」一文絕不是針對只限於我所認識的人和事，而是感到這樣的人和事在社會上是相當普遍的，因此才動筆寫作。文學作品沒有普遍的現實意義，是沒有必要花大把時間和精力去創作的。不去認識或者根本否認這種現象是有普遍的意義，只想到這篇文章是針對某某人或某某群體，心胸不是太狹窄了么？眼光不是太短淺了么？凡事都以我或個體為中心，以個人或某一群體為半徑，剛畫剛去也只能是一個小圈圈。我們應該是一群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青年朋友，想想那些為民眾謀福利的人獻出了他們的一切，難道我們還有甚麼個人成見和面子問題不能拋棄么？

團結當然要看對象，我們同站在民眾反面的人根本上談不上團結。我們都是同一條藤上的苦瓜，都遭受着同樣的社會待遇，都有一段辛酸的歷程，我們是應該聯合起來

的，是妥在為大多數人謀幸福的前提下拧成一條粗大有勁的繩，只妥大家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偉大目標，其餘的一切磨擦，分歧，都可以在朋友式的友善批評下，得到解決。妥解決矛盾，應該冷靜，應該保持一副清醒的頭腦，永遠朝著大方向，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定可以消除歧見的。否則，一味死纏著芝麻小事，不分主次，猛攻對方的錯誤和缺點，拋掉原則，是永遠也不能解決問題的。

### 妥正確看待人和事

人在現實生活和工作中，難免妥犯或大或小的錯誤，犯上了錯誤，就須妥改正，越快改正越好，這才是對民眾負責，對集體事業負責。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妥求自己。在同一群體生活中，難免會產生人與人間的內部矛盾，這就是所謂人事問題。不好好處理和解決人事問題，群體生活就會發生許多不愉快的事件來，妨礙了團結，阻礙了工作進展。既然在生活和工作中是難免妥犯錯誤的，我們就妥採取正確的方法與態度去對待。朋友犯了錯誤，就妥通過適當的有效方法，去啟發教育犯錯誤的人，不能老是死抱著別人的過錯，俟機挖苦和攻擊，更不能在曾犯錯誤的人向我們提出善意的批評後，為了面子關係，採取報復的手段，盲目的毫無原則的狠批猛攻，這種從報復為出發點的「批評」態度是極端妥不得的，這是一種小資產者死愛面子的一種具體表現。彼此間產生了矛盾，必有其根源，有了矛盾，妥抓住主要的矛盾，逐個的去解決，主次不分，是非不明，只一味照著自己的主觀想像，什麼事情也是辦

不好的。

犯了錯誤（当然这种錯誤不是和大众相对立的）人，只要他認真的承認錯誤，並切实的进行改正錯誤，他还是可以工作做好，他对各种问题所提的意見，也是應該給予尊重的，不能因为他曾犯了錯誤，就断定他做的一切事，所说的言論，都是錯誤的或者与集体对立的。这一点在群体生活中尤其值得重視 人会犯上錯誤，有种种因素，主要的是思想素质还不曾提高，或者判断事物太过主观片面，身为其朋友的，就妥抱着满腔热情的去帮助他改正过来，使他建立信心，继续生活在群体中，继续为群体而工作。好多犯了过错的人，都会有一种自卑的心理，如果又得不到群体的照顧和关怀，甚至得不到某些群体内的人的諒解，受到粗暴的态度对待，如果犯錯誤的人不能站稳民众的立场，忠誠的为民众利益服务，很有可能会因此自暴自弃，日趋退化，这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现象。所以，对待曾犯錯誤的朋友，不是去讥笑他，打击他，疏远他，而是應該主动的去关怀他，爱護他，接近他，这才是爱護朋友的方法。判断一个人，必須看他的过去的历史，他的未来發展，不能以一时一事，断定一个人的前途。我們必須尊重曾犯錯誤的人的言行，只要他说的是有益於群体的話，做了有益於大众的事，就妥給予表揚，慢慢的在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使他逐步改正过来。思想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这是一項長期性的細緻的工作，急躁是不行的。当然，我們強調每个人必須建立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須抱定真心实意为民众服务的思想，这样，才能

認真，妥善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必有其两面性，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观察问题，找出主流和非主流，才能正确对待人和事。

### 妥为集体利益消除成見

矛盾产生了，不去解决，日积月累，就会产生私人成見，若發展到群体中，就产生了宗派主义。（当然，资产阶级的派性是主妥的根源）。山头分立，互相排挤，各持己見，互不相讓，都会在这样的情况下逐一显现出来，这絕不是一件好事。不好好分析矛盾，只是在一两项爭持不下的问题上繞圈子，矛盾永远也不能得到解决。成見是一种矛盾，我們必須認真的去对待。好多青年朋友，由於个人主义思想作怪，往往有一种傲气，别人对他的意見，不好好去分析研究，寻求消除的途径，而是抱着一种他做他的，我做我的态度，認為只妥我尽我的能力为大众做些事就得了，其餘的问题可以一概不管。这也是不对的。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想单槍匹马闖天下，無論怎么样努力，也不能把事做好的，何况改天換地的伟大事业？我們妥的是联合大众，共同努力，联合所有的朋友，这种力量是巨大的，做起事来才妥往而不胜。只妥时刻想到，个人在群体中，就好像大洋中的一滴水，处处看到大局，事事从民众集体的利益出發，个人成見就会消除了。当然，思想認识的提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根本的一个条件。

### 重妥的问题在於学习

有些問題的產生，往往是我們很難預料到的，這是因為我們主觀的認識，還不能很好的掌握客觀的規律。因此，要提倡兩點論，反對一點論。做一件事情，要考慮到我們看到和想到的東西，也要注意我們所不能想到和看到的東西。拿我寫「在宿舍里」一文來說，我所能看到和想到的問題是人們在看完這篇文章後，會警惕自己，認識錯誤却完全沒有想到這篇小說對於在我生活周圍的人和事，所可能產生的問題，發生的影響。事實是這樣，我寫「在宿舍里」一文的主觀願望是良好的，是想治病救人的。但是，事實却不照我的主觀願望發展（這只針對我生活的周圍朋友而言。當然，在其他地方，是會有人在認識文中所提的對於「會」的正確觀點后，拋棄搞這種事情的），恰恰相反，事態朝着我的主觀願望的反面發展。這對於我今后的工作教訓很大，受益很深。

治病救人，要講究醫術，幫助朋友改過，也要講究方法。要過河就要解決橋和船，否則，過河就是一句空話。臨事千萬別只顧照着自己良好的主觀願望，毫不顧客觀條件，同時注意工作方法，事情就一定能辦得好。

要努力學習哲學思想，提高判斷事物的能力，要把對事物的感性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來，一切問題，都可以在學習和實踐的過程中，逐點逐件的去認識，去解決。事在人為，世上絕沒有解決不了的矛盾。「絕症」可以變為「可治之症」，何況存在我們中間的矛盾不是「絕症」呢？

願意和朋友们共勉之！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

## 後 記

我从来也不會想妥把过去發表过的文章，編印成单行本，兴起这种念头，那还是在两年前的时候，当时某出版社計劃出版叢書，于是把我的这几篇旧稿編在該計劃的第二本了。因此，可以说，此書的能夠出版，倒是妥感謝某出版社的先生们的。

然而，一本薄薄的書，又照着剪报来打字，竟致于妥两年多的时间出版發行，那也确实使人感到惊讶。当初的感激某出版社先生们的激情，渐渐地也就冷淡下去，即至本書出版了，使我不禁又笑起来，而这笑的确是还含着些許恶意的。

我把过去描写工人們的某些生活片段的文章，汇集起来，收在这本“在宿舍里”。这本集子，若能使讀者不会觉得苦闷，或者稍微的一丁点苦澀感觉，对于我就是一种莫大的鼓舞了。

这几篇文章，都曾發表过，对于当时指导我进行創作的陈君，是深为感激的，尤其在今天。

就这几句話，当作后记罢。

冬琴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五日



## 內容介紹

本書收集了冬琴的七篇短篇小說和兩篇關於爭論的文章。這七篇小說，大都是描寫工人階級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人的生活和思想狀況。小說充滿感情，具有強烈的現實氣息，歌頌了工人階級的寬闊胸懷，暴露了剝削者的丑惡嘴臉，肯定了工人階級的美好未來。



出版：而今出版公司

28-A, Jln. Ang Siang Kong

Singapore, 18.

承印：東藝印務公司

日期：10, 1974 初版

定價：S \$ 0.80